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至

尊

狂

想

曲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

责任编辑: 胡丽娟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,原名王益文,祖籍山东临清,从小爱读古典文学,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,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,因家庭贫困,生活陷入困境,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,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,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,因生活需要,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,接二连三推出新作,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,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,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,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,内容曲折离奇,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,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,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,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,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,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,又和三位大师不同,他不写历史,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,忆文特出的是,以写情为主,每一部小说,都以情事为首,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,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江湖上两大奇侠——痴剑和慈笔，忽然失踪，震惊江湖多年的“怡翠山庄”也被人摧毁，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这是个谜。

痴剑之子倪有庆被人所救，经数十年后，倪有庆艺成下山寻找仇家。

在这个时候江湖中再次出现了“太玄教”。

“太玄教”是一个女魔头所创，是个做恶多端的教会，后被解散。没想到又再次出现江湖上，江湖中又将兴起一场武林浩劫……

“太玄教”再次兴起得到了一个势力庞大的“野皇宫”相助，一些邪魔歪道前来投奔势力之大，威胁着整个武林。

倪有庆是个有福缘的英挺小子，在一个万丈峡谷中得到了一把降魔的千古神剑“碧血浮光剑”和一颗“千年灵芝果”，练成了一身绝世武功，担起了维护武林正义，伏诛邪恶的重任。

“太玄教”借开派大典之际，想以“拘魂令”召令群雄企图称霸武林。双方大战“水魂谷”“太玄教”主脑“野皇帝”亲自出马，想将武林正义之士一网打尽。倪有庆和一些隐居江湖多年的奇侠异士共同抗敌，倪有庆施展“碧红绝学”将“野皇帝”打败，“太玄教”也被消灭，这场武林浩劫终于平息下来，倪有庆全家团聚，重建家园。

目 录

(至 尊 狂 想 曲)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赌馆流莺庄 ----- (1) |
| 第二章 | 痴剑憨笔生死谜 ----- (34) |
| 第三章 | 六派门人背黑锅 ----- (58) |
| 第四章 | 无心和尚查原因 ----- (89) |
| 第五章 | 迷失本性变性丹 ----- (115) |
| 第六章 | 误打误撞得宝剑 ----- (144) |
| 第七章 | 剑夺不成反护剑 ----- (195) |
| 第八章 | 再为剑诀引争端 ----- (214) |
| 第九章 | 半路杀出天竺客 ----- (242) |
| 第十章 | 流云小筑有财约 ----- (264) |
| 第十一章 | 开坛大黄一招搏 ----- (287) |

第一章 赌馆流莺庄

在河南大别山麓，有一座村庄，叫做“赌馆流莺庄”。

由于名称别致，所以江湖上不论黑白两道，没有不知道的，甚至一些文人雅士，从远处赶来凑凑热闹，也不乏其人。

村庄很大，房舍也很多，但真正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，却不到五十户，可是每天往来的过客，已远超过千百人。

顾名思义，从“赌馆流莺庄”五字，当不难猜知这个村庄所经营的行业，吃喝嫖赌，无一不是经过精选的。

因为大别山横跨湖北两省，绵延数百里，也就成了三不管地区，偶而有一两批官兵前往找碴，只要有银子，天大的事情也可摆平，何况这个村庄幕后，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武林顶尖人物在支持着。

官方不敢得罪他们，一般江湖人士更不敢惹。

但“赌馆流莺庄”也有他们的优点，如果你只是为了赌和女人而来，在安全上绝对能够获得保障，万一庄头金尽，或赌场手风不顺，他们还会送你一笔路费，使你不致流落他乡，而回不了家。

而这座地居一隅偏僻的“赌馆流莺庄”名号，也就如日中天，凡是江湖人，没有不知道这个消遣好地方。

这座村庄负责人共有两个，负责赌场的叫赌界老仙年不老，因为他年龄没人知道有多大，看起来永远都是四十出头。

而流莺的负责人，则是一个中年艳妇，号称花月仙子花不谢。

这两个人平时很少出面管事，不但没人知道他们出身来历，

而一身武功，更是高深莫测。

因为这是江湖中一种新兴行业，虽然每天车水马龙，人潮如涌，却很少发生事情。

庄中又分两大院：赌馆叫消闲院；流莺叫逢春院。

其气派豪华，为江湖仅见；而如云美女，更远胜南京秦淮河，以及北京八大胡同。

此时正值落阳三月花似锦的季节，而庄院又是建造在山麓下一处回旋谷中，这里的气候四季如春，即使山上白雪皑皑，但谷中却毫无寒冬的感觉。

正当消闲院赌兴正浓之际，却从谷口进来两位中年儒生。

他们年龄都在三十七八，打扮斯文，踩着八字步，像是为了踏青而来。

守在庄前的四名大汉，已分出两人迎过去道：“两位先生不是江湖人？”

为首儒生摇着脑袋道：“我叫穷不第，他叫时未及，咱们是读书不成，学剑又不成，生性爱好游山，经过此地，获知宝庄大名，专程想进谷参观一下。”

大汉道：“二位如是为了寻春踏青，最好还是请移驾别处，本庄谢绝参观。”

穷不第瞪着眼睛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贵庄既是做生意的，凭什么谢绝参观。”

大汉道：“假如每个人进来参观一番，拍拍屁股就走，咱们庄中养那么多的人，连西北风也喝不到。”

穷不第“啊”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阁下可是担心咱们没有银子？”

大汉道：“你们既然是读书人，又是不第秀才，这种地方二位的确是玩不起！”

穷不第冷笑道：“尊驾当真是狗眼看人低，咱们哥俩就是因

为家中银子太多，才每考必北，别说是一座小小流莺庄，就是北京八大胡同，咱们一玩半年，也是很平常的事！”

大汉正待发火，穷不第已从怀中掏出一个袋子，打开来里面除了几十粒宝珠，还有一叠银票，其面额已超过数千万两银子！

这一下把两名大汉看直了眼，在他们“赌馆流莺庄”来说，开业将近十年，像这样豪客，还是第一次上门。

穷不第指指时未及，又哼了一声道：“在下这点银子，你们也许未看在眼里，但这位时老弟，他家里的一张吃饭的桌子，足可以买得下十座赌馆流莺庄。”

大汉早已换了一副面孔，堆出一脸笑容，拱手哈腰道：“这位时爷，想必是来自京城的……”

穷不第冷笑道：“京城算得什么，江南第一首富，时家堡时员外，阁下大概听说过吧！”

大汉心中一动，慌忙打躬道：“听说过，难道……”

穷不第道：“他就是时员外的独生爱子，时家堡围墙都是金砖堆砌的，吃饭桌子不但是纯金打造，四边更是嵌满了价值连城的珍宝，这张桌子是不是可以买下十座赌馆流莺庄！”

江南时家堡财富，天下闻名，大汉以为财神爷送上门，赶忙打揖道：“是是是，王八，你还不快去通知姚总管迎客，干站在这里耗个什么劲！”

另一名大汉就叫王八，他不待吩咐，早已飞也似朝庄内奔去。

穷不第仍是冷声道：“他叫王八，你阁下大名是怎么称呼？”

大汉恭声道：“小的叫孙七，咱们总管叫姚志海，刚才慢待之处，请穷爷在总管面前美言几句……”

穷不第道：“不知不罪，待会我就指定你带路，先赏你一点跑腿费！”

他随手一丢，就是一张五万两银票，孙七感激得正要跪下磕头，已听一声沉噪声喝道：“孙七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慢待佳宾，还不快点请穷爷和时爷贵宾室看坐！”

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老人，瘦瘦高高的，只要看了他脸上笑容，就知此人生性阴险，笑里藏刀。

穷不第心中一动，仍是冷声道：“阁下大概就是孙七所说的姚大总管了，咱们是仰慕贵庄之名而来，可不是什么贵宾。”

姚志海仍是皮笑肉不笑的道：“江南两大名家，驾临敝庄，当真是蓬华生辉，手下人不懂礼教，还请二位多多包涵。”

穷不第道：“这位时老弟才是江南首富，在下穷涂潦倒，两袖清风，可当不起名家。”

姚志海打了个哈哈道：“老朽在江湖上打滚数十年，看人很少走眼，二位不仅学富五车，在武功方面，也颇有成就吧。”

穷不第点点头道：“姚大总管果然好眼光，咱们确实练过几年功力，但也仅限于防身，刀剑拳掌，可说一无所成。”

姚志海神色一动道：“不知二位是哪位高人门下？”

穷不第道：“长江三龙，姚总管可听过。”

姚志海道：“听过，他们在水道上有点小名气，二位和长江三龙很熟？”

穷不第道：“岂止很熟，咱们就是拜在他们三位门下，练了五年，却一无所成，他们说咱们年岁太大，皮肉又不够粗厚，还是在仕途上求发展较为适合。”

姚志海有点失望的道：“二位找错人了，长江三龙在水上虽然有点小名气，但在江湖中他们连三流身手也算不上，二位如真想在武功上求发展，老朽倒可代为推荐……”

穷不第赶忙摇头道：“多谢大总管厚爱，咱们漂泊半生，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，既无意于仕途，也不想亡命江湖，踏三山访五岳，消闲逢春，正是最佳好地方。”

姚志海大笑道：“二位既然驾临敝庄，老朽保证让你们完成这个心愿。”

穷不第道：“大总管可先别把话说满了，这位时老弟他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在秦淮河一掷万金，半月不到，就花掉千万两黄金，凡是在江南住过的人，大多都知道五年前时大少爷的豪拳。”

姚志海道：“赌馆流莺庄，虽然位于穷乡僻野，但咱们消闲逢春两院的设备，绝不差于全国任何大城市，京城中的王孙公子，天天都有人三五成群，结伴来访。”

穷不第道：“在下也就是在北京八大胡同，听那些王孙公子谈起‘赌馆流莺庄’，才专程赶来的。”

姚志海道：“二位算是找对了地方，老朽带路，先到消闲院试试手风，再去逢春院风光一番。”

穷不第道：“这位时老弟有个怪癖，赌博没有美人在旁相陪，他提不起劲，所以咱们还是先到逢春院，姚大总管贵人多事，请你派个人招呼就行了，带路一事就交由这位孙七，我看他为人倒是很随和的。”

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已塞过一张银票，姚志海一看票面，竟是二十万两，遂改口巴结道：“是是是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老朽琐事确实很多，我现在就派人先去打点一下，孙七，你小心侍候这两位大爷。”

穷不第摆摆手，孙七立即带着二人入庄。姚志海的确没有夸张，光看那种气派，就足以骇人。

逢春院居然是模仿皇宫方式建设的，不但三宫六院齐全，正中更有座金銮宝殿，只要有银子，还可以在这里过过皇帝瘾。

逢春院杂役人不算，光是精选的美丽女子，就不下两百人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不分男女，每个人走起路来，

都是足不点尘，而表面上却又看不出，他们像是练过武功。

一个练武的人，如达到神光内敛，虽不一定已练成三花聚顶，至少可列入江湖一流高手。

逢春院因为事先已经得到姚志海通知，所以孙七带着二人才一进门，就有近百名美女涌了过来，像是接皇帝一样，排成两列，玉首低垂，秋波暗送。

穷不第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，好，逢春院果然是春光无边，咱们倒是不虚此行，时老弟，人家苦等多时，你也该拿出一点见面礼啦。”

时未及只是点点头，仍然没有开口，但却拿出一叠银票，每人五千两，见者有份。

这又是一项大手笔，出面迎接的人包括杂役在内，多达一百二十人，六十万两银子，一下就分光了。

但孙七领着二人，在两排脂粉堆中，来回走了三趟，穷不第才指着最后一名素装少女道：“这位姑娘很对在下胃口，浓妆佳，淡庄亦佳，尘服乱颈不掩国色矣！”

他说着还摇晃脑袋，孙七却赶忙趋前讨好道：“穷爷真是咱们逢春院中的两大台柱之首，您能慧眼识佳人，显见是此道老手……”

春兰瞪他一眼，孙七赶忙住口不语，而她却像小鸟依人般，偎进穷不第怀中。

穷不第又是哈哈一笑，伸手搂着她的细腰，顺势在春兰脸上亲了一下道：“春秋最宜人，春菊不争艳，在下就替时老弟点秋菊姑娘，不知可肯赏光。

春兰微微一怔道：“穷爷，你既是第一次来逢春院，怎会知道秋菊妹妹名字？”

穷不第摇着头道：“小生虽然读书不成，但却生性爱花，兰菊梅竹虽合称花中四君子，但在下却独惜兰菊。

春兰道：“为什么？同样是四君子……”

穷不第道：“兰花生于幽谷，不与百花争艳，不与桃李争春，而菊花则开在深秋，不畏寒冬霜雪，傲然屹立，所以春兰秋菊，所代表的是高洁隐逸，实应称之为姊妹花。”

春兰有些不服道：“竹、梅的刚毅……”

穷不第拦住她的话道：“爱花必须懂得惜花，绝不批评花！”

春兰已懂得他话中含义，遂笑道：“穷爷对花的评赏，确有独到之处，菊妹，今天既然遇上了识家，是咱们的光荣，你再躲着不出来，反而显得太小气。”

她话声才落，已从右首暖阁中，走出一名少女，她的年纪与春兰差不多，二十不到，穿着朴素，不施脂粉，仍掩不住她国色天香。

一直没有开口的时未及，这时却自动的迎了过去，拉着秋菊的手道：“穷兄大半辈子没做过好事，今天算是叫他撞对了，小生有幸，能得佳人陪伴，纵然放弃了时家堡，亦毫无所憾……”

穷不第忙道：“那可不行，你如真的放弃时家堡，咱们断了财源，下半辈子喝西北风去。”

时未及道：“我放弃时家堡，并不等于放弃应得的财产，家父已将我的一份，早已分好，咱们找一处风景幽雅之处，远离尘世，过着神仙生活，岂不是人生一大快哉！”

穷不第哼了一声道：“像你这样挥霍，那份财产不出三年，就快哉不起来了。”

时未及也冷笑道：“你知道我那一份财产有多少？”

穷不第道：“这个我倒不大清楚，以时老爷子对你的爱护，应该不会太少……”

时未及道：“家父只有我这个独生子，这一份只能算是预支的，所以光拿出珍宝十斗，黄金百车，就算包下整座逢春院，

住上十年八载也花不完吧！”

在场的人都听得傻了眼，穷不第更是伸伸舌头道：“你的这位老爷，还真大方。”

时未及道：“家父抱孙心切，假如我能替他老人家抱个孙子回时家堡，至少还要补上三份。”

穷不第朝秋菊挤挤眼道：“姑娘你都听到了，我倒希望你明天就能替那位未见面的公公，生个胖孙子抱回去……”

时未及却赶忙接口道：“穷兄，你别是被女人迷昏了头，生孩子又不是鸡生蛋，菊姑娘如果真的明天生了个儿子，那绝不是姓时。”

穷不第摸着脑袋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只是关心你家的财产，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不过只要你们双方肯努力，勤加耕耘，必有收获。”

秋菊被他这么一说，竟娇不胜羞的红着脸，一头钻进时未及怀里去了。

时未及双臂一收，顺势已把她抱了起来。

穷不第又是一阵大笑道：“我鼓励你勤加耕耘，可不是叫你们当众表演，至少也该等到天黑吧！”

秋菊仍是埋着头道：“穷爷，你坏死了，小心兰姊整得你笑不出声来。”

春兰也娇嗔道：“鬼丫头，我可没得罪你，怎么找到我头上了。”

秋菊道：“穷爷既然已是你的人，你就该管管他，不能让他专寻我开心。”

春兰冷下脸道：“人家寻你开心，是看得起你，我这个局外人凭什么管！”

穷不第一怔道：“兰姑娘，你千万别误会，小生这种多话的病症总是改不掉，我现在先向你赔个不是，等下你罚我跪上两

个时辰都可以。”

他说着真的来了个一百八十度鞠躬礼。

这一来反而弄得春兰面红耳赤，她急忙躲开道：“穷爷，你何必认真呢，我跟菊丫头是闹着玩的，咱们自己姊妹，说说闹闹是很平常的事。”

穷不第仍是认真的道：“在下刚才和时老弟开玩笑，确有唐突佳人之过，既蒙姑娘不见怪，小生也就放心了……”

孙七这时也赶来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两位姑奶奶，你们这种方式，可不是待客之道，姚总管特别交待……”

春兰一瞪眼道：“你这个小混混，可是想抬出姚总管来压咱们！”

孙七也冷声道：“在下只是替人传话，听不听是你们的事。”

春兰不由大怒道：“来人！把这个小混混赶出去，逢春院哪、有他说话的份儿。”

孙七哼了一声道：“逢春院平时确实没有我说话的份，但今天情况不同，我是受这位穷爷请来的向导，你有胆子，除非把他们两位也一起赶走！”

春兰一怔，望着穷不第道：“这个小混混，真是穷爷找来的向导。”

穷不第点点头道：“在下初到福庄，有很多规矩都不懂，所以才请孙老七帮忙带路。”

春兰愤然道：“逢春院跟别的地方没有两样，穷爷只要吩咐一声，叫咱们怎么侍候都行，如果二位看得起咱们姊妹，请把孙七赶走，我看到这种人就会恶心。”

穷不第倒是很听话，又掏出一张银票塞给孙七道：“你就委屈一下，在外面等我们，咱们待一会儿还要去消闲院。”

孙七接过银票，乖乖的到外面去了。

春兰冷声道：“穷爷，你倒是真大方，这种小混混，就是刮

光他的骨头，也不值五万两银子！”

穷不第笑笑道：“兰姑娘，咱们出来的目的，是寻开心，而不是呕气，花点小钱算什么，这种人也值得姑娘去计较。”

春兰这才笑道：“穷爷如真要开心，就不该使我生气，这种小人，我见到就讨厌。”

穷不第伸手又将她搂在怀中道：“现在你看不到了，应该高兴……”

他口中在说，手也没有闲着，早已开始在她前胸和小腹之间，不停移动。

春兰被他摸得格格媚笑道：“穷爷，你也真是的，这里还有很多姊妹在看呢。”

穷不第道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，她们都是过来人，小生有一个最大的长处，就是每到一个地方，总是雨露均分。”

春兰白他一眼道：“你罩得住吗，逢春院中有一百三十六位姊妹淘……”

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赶忙伸手朝穷不第下部摸去！

她的本意是想掩饰刚才的话，谁知这一摸，几乎使她叫出声来，因为握在她的手中的，竟是一根粗壮的如同手臂，长度超过两尺，硬崩崩的家伙。

她不由心中一荡，将脸贴在穷不第耳边道：“穷爷，你怎会有这样壮的玩意儿，是不是靠着药物。”

穷不第把她搂得更紧，还低喘着气道：“小生就是靠这玩意儿起家，从不用药物，你如怕撑不住，可以找两个像样的人来，先替你挡头关。”

春兰却猛力捏了一下道：“你这个人真贪心，我虽然是头一次遇上这么壮的家伙，但保证绝不会使你失望。”

穷不第笑道：“我不是贪心，而是为了你好，万一中途败下阵来，岂不是太扫兴了。”

春兰左手又用力道：“这种好事，我才不会让人拨头筹，中途如果真的撑不住，自然会有人接班。”

穷不第道：“时老弟已经双宿双飞，你总不能老是让我站在这里出洋相，现在连走路都不方便，身前长袍子挺得好高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春兰娇笑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还说她们都是过来人吗，就让那批骚货开一次眼界，回去保证她们要痒上三夜。”

她说着还故意把左手抬高一点，但穷不第却急了道：“兰姑娘，我的心肝宝贝，在下是个读书人，你可不能使我斯文扫地……”

而春兰在一阵媚笑中，已被他抱起如飞般，朝东厢阁跑去。一直走进了卧室，她左手舍不得放开，但穷不第进入暖阁后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。

室中布置的豪华，并不值得他多看一眼，可是四周墙壁上嵌满的镜子，却引起他无限的好奇。

这是一间高贵的卧室，但是除了两扇门外，竟连一个窗户都没有，不仅是墙壁上嵌满镜子，连天花板也是用镜子嵌成的，哪怕是一只苍蝇，只要飞进屋子，都无所遁形。

穷不第心中虽然在想着这些镜子的作用，可是他表面上却故作好奇的，不停四处张望道：“兰姑娘，你这间闺房设计倒是别出心裁，在下乍一进门，还以为走进了海市蜃楼。”

春兰挤挤眼，媚声道：“虽不如海市蜃楼，却胜过人间仙境，你再看一下！”

谁知就在这两句话工夫，整个房间又换了一种景色，在四周镜面上，至少出现三十对以上，男女做爱的各种姿式春宫图。

女人都是逢春院的，他刚才还见过，男人却有老有少，不过他们都有一种明显的特征，男女太阳穴都凸出很高，那也就是证明这些人都是江湖一流高手，应该也是采补的高手，尤其